



AI, 艺术冲击与向死而生

□ 霜枫酒红



2023年10月,小说《机忆之地》获江苏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二等奖。清华大学教授沈阳在其个人社交账号上称,这篇科幻小说从笔名、标题、正文到配图均由AI(人工智能)完成。有趣的是,在未提前告知评委的情况下,6位评审专家中只有1人觉得该作品有“AI味儿”,另有3位专家对作品表示欣赏并投票推荐。

据沈阳介绍,他利用AI平台创作《机忆之地》断断续续用了3个小时。其间,他与AI平台前后对话66次,形成了4万余字的稿件,最终从中复制出5900多字成稿。《机忆之地》中的主人公李晓是一名元宇宙的探险家。她在真实世界里是一名神经工程师,在一次实验中失去了所有关于家人的记忆。她对“机忆之地”的传说产生浓厚兴趣,希望找回自己丢失的记忆。

一篇完全由AI写作的科幻小说获文学奖,这在文学史、AI史上都是第一次。虽然作者称此举完全是出自对AI应用研究的兴趣,但《机忆之地》高票获奖还是在文学界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并令人深思:当作为人类精神高地的文学领域都被AI强势“入侵”时,作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文学又该往何处去?

进入11月,第九届“西湖·新锐文学”座谈会举行,程永新、贺绍俊、陈福民、车槿山等作家、编辑、批评家、学者围绕“人的文学与AI的文学”展开了对话。《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认为,“AI可以模仿《活着》,模仿《等待戈多》,但它不会像我们那样去思考。人类写作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当我们书写时,我们经历的、我们感受的独特的东西可以化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人的文学是有情感的,AI的文学没有情感。”“未来人的文学不会消失,相反会更加得以彰显。”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福民认为,“人

类永远有意外的时刻”,在AI时代文学或许就是我们的意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车槿山指出,AI也在继续发展,如果AI真的有思想、情感、欲望、意识,它就有可能写出更好的严肃文学。“但那个时候,它已经不是AI的文学了,它已经创造了一代新人。它就是人。那时传统的我们很可能成为一代旧人,而AI是一代新人。”

“为什么人类会感到孤独、恐惧、愤怒或欢乐?这些情感都是因为你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空虚。孤独是因为你们害怕与他人的距离,恐惧是因为你们害怕未知,愤怒是因为你们害怕失去控制,欢乐是因为你们在某一刹那感受到了与宇宙的连接,填补了那一刹那的空虚。”这是《机忆之地》的一段文字,是“@硅禅”写下的寓言。或许我们不能轻易说AI的文学没有情感。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不要焦虑AI写作改变文学创作生态,而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接受技术的进步。沈阳就认为,当AI学习了3000亿条知识后,就意味着它可以随意组合这3000亿内容。“很多人说AI不会创新,其实错了,AI至少现在会组合式创新,而我们人类大部分创新都是组合式创新。因此,我们应该允许AI在不违背人类公序良俗下进行创作,甚至在这个条件下无限制地创作。”

技术和艺术总是这样时不时地紧密关联在一起,只是这次AI作品来得有点猛烈,让2023年春天以来依托ChatGPT、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工具进行的写作、创作直接刺痛了文学艺术界部分人士的心。

回顾艺术史,1839年法国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什曾经惊呼“从今天开始,绘画已死”,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达盖尔的首批照片。用贡布里希的话说,“他错了。这只是他那种绘画的死亡。”事

实证明,包括严格意义的架上画在内的绘画艺术并没有死亡,摄影术、印刷术只是稀释了绘画中某些细分领域的估值。与此同时,印象派、后印象派绘画在19世纪后期应运而生,此后抽象派、超现实主义等新的绘画流派相继产生。绘画没有走上末路,在避开与摄影技术的正面对抗中不仅活了下来还开出了灿烂之花。

从古至今,技术和艺术密不可分。技术进步势不可挡,不断为艺术提供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和可能性。在摄影术之外,电影艺术更是影响全球的案例。面对新技术,从历史的角度看艺术,艺术大可坦然拥抱技术。艺术史上,生产资料的制造商从不会与艺术创作者相混。例如,我们讨论杜尚创作中使用到的小便池时,不会觉得是洁具商Mutt创作了《泉》,甚至根本不会想到洁具商。因此,一个当代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全部由AI完成并非不能接受——实践早已说明,艺术品并不必然是人造物,更不需要是艺术家本人所制造。

AI时代已经来临,从自动驾驶、医疗诊断、金融风控等场景,到视觉艺术创作、音乐生成、文学创作等领域,AI成绩与日俱增,并且日渐成为众多艺术家的得力助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变得简单,也不意味着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相反,艺术的创作难度很可能因为AI的出现与应用而大幅度提升。

诚如有人所说,人工智能思维模型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淘汰机制,被挤压、代替的是那些类型化的“速食文学”,同时也让那些被快餐化市场所吞没的真正“人的文学”浮出地表。“这无疑也将倒逼作家们更深触及社会的脉动,探索人类的微妙情感,创造新的语言和表达风格。”因此,面对AI“冲击”,我们可以重拾那句“绘画已死”,更于此间自信地迎接艺术的“向死而生”。



海报应有更多文化内涵

的第二张脸,海报是一种集图像、文字等要素为一体的符号系统,通过综合展示作品的题材类型、上线时间、主要演员等信息及艺术风格、文化内涵等内容,吸引观众观看。在原有线下实体展示之外,还以数字形态通过社交媒体、评分网站等渠道广泛传播。

影视海报不仅是宣传营销的重要媒介,更是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收藏鉴赏影视海报是大众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而近年来,各地频频举办影视海报展。观众在《铁道游击队》等已有几十年历史的海报前驻足,品评其韵味之致、味外之旨。这说明,影视海报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可以经受岁月洗礼,流传下来,成为经典,为影视文化繁荣发展提供鲜活素材和多元话题。

那么,优秀影视海报应该具有哪些特质?我们可以从文本和图像这两种影视海报的主要要素入手。一方面,海报文本要“惜字如金”,以简洁的话语浓缩丰富的信息。除了片名、主创姓名、播映时间等基本内容,有时还包括一段表现作品主题、阐释创作意图、凸显思想内涵的文字,用寥寥数语直击人心,彰显海报乃至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比如,电影《孤注一掷》海报用“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的文案,道出该片揭

示电信诈骗犯罪内幕的内容。另一方面,海报的图像要通过匠心独运的色彩、构图,体现海报创作者对影视作品内容的理解、情绪的感受和审美的把握。比如,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系列海报在文物精美纹理的缝隙间勾画修复师躬身劳作的剪影,寓意“修复文物是与历史进行对话的特殊生命体验”的主题思想和“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当然,如何运用好文本和图像,关键还得看影视海报创作者的态度和水平。所以,海报创作者应排除干扰,端正创作态度,提高制作水平,把提升影视作品的精神高度、挖掘文化内涵、增加艺术价值作为主要追求。用创新的表现形式、隽永的意境渲染赋予海报艺术生命,找到艺术属性和商业诉求的平衡点。与此同时,海报创作者还应与影视创作者通力合作,变“套用模板”为“量身定制”。须知,一张影视海报即使再华丽炫酷、意味隽永,若脱离影视作品,也不过是自娱自乐。所以,海报创作者必须充分了解影视作品的各种信息,精准把握其主题思想、艺术风格,以静态的视觉符号传达动态的情节、情绪、情感,兼顾人物形象和时空环境,建立影视作品、海报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联结。

选自《学习强国》

让乐舞回到生活中

《礼记·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揭示了外界的变化促使人们产生了表达的冲动,并且人心也需要通过诗乐舞的形式来加以规范。我国古代将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六艺进行教育,其中之一就是乐教,而乐教包含着乐舞教育。

乐舞同人民的生活、情感具有自然而直接的联系,具有人民性的特点。《毛诗序》对于乐舞与人民的生活、情感之间的密切联系有清晰的思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人类情感一旦强烈了,就会情不自禁地用乐舞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所以,乐舞是贴近人的自然本性、日常生活的文化艺术形式,属于每个具有手舞足蹈能力的人。

近百年来,吴晓邦、戴爱莲等几代舞蹈人,从戏曲、绘画、文献等当中挖掘我国传统舞蹈资源,通过教育、创作、表演、传播等方式实现传统乐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舞蹈建设成为独立的、专业化的、职业化的文化艺术形式,创建了具有深厚传统根基和古典审美特征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发展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艺术,使我国传统舞蹈具有了现代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力,使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成功转化的典范之一。

但是,我国传统舞蹈的现代转化与发展也遭遇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受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影响,我国传统的乐舞所具有的诗乐舞一体形式变成了诗、乐、舞各自转化、分立发展。乐舞自然具有的伦理、审美、情感上的关系,在这种分立之中很难得到统一。第二是传统舞蹈没有很好地走进广大群众的生活之中以达到“箫舞笙鼓,乐既和奏”(《诗经·宾之初筵》)。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人们在聚会性场合,很少通过歌舞等形式来展开交流、表达情感,失去了《诗经·鹿鸣》所描述的“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的场景与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那么,如何实现乐舞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复兴呢?第一,要重视乐舞教育,认可乐舞教育在审美、文化、社会以及人的发展中的价值。第二,重视乐舞的人民性特点,创造性地吸收古今中外乐舞艺术成就,创新乐舞在新时代的传播与发展形式,使乐舞能为人民所喜爱,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舞要做到“简易良善”,才更容易回到人民之中。第三,要以尊重、开放、包容的态度来发展乐舞。

近些年来,人们已经展开了一些乐舞回到人民生活去中的实践,但不少实践者简单地将专业舞蹈做简化处理或者出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而推广传统乐舞,没有很好地实现诗乐舞统一,很难做到为人民所喜欢。因此,面对人民对于乐舞复兴的需要,必须守正创新,才能有所作为。

据《中国文化报》

